





P1-4

為人之意可謂深
長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
也大抵二先生之前學者全不知
說仁處不過只作愛字着了自二先生以
才學才力知理會仁字不敢只作愛說然其流復不免有
弊者蓋專務說仁而於操存涵泳之功不免有所忽略故
無復優柔厭飲之味克己復禮之實不但其蔽也愚而已

而又一向離了愛字懸空揣摩既無真實見處故其為說
恍惚驚怖弊病百端殆反不若全不知有仁字而只作愛
字印之也喜竊嘗謂若實欲求仁固莫若力行之
則有摘填真行之患故其蔽愚若主敬
七級矣若且欲曉得仁之名義則
仁之所以愛而愛之所以
目矣初不必求之於
說稍為平易然
間有說

必當更詳究之也

說發明程子之意意味自

就此處彊窺仁体又一句收為

也又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

不動靜則周子於此更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

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

亨利貞四字元中亨元亨利貞一通一復豈得為無動

近日深玩此理竟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

須以分別為嫌也仁所以生之語固未瑩然語仁之

語以亦無害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為仁而善之不明其弊有不

同是須當明善然仁字主

之也近年說得仁字

事說得差殊氣

首尾亦

嘗不同亦

者則有所謂在

所謂在中之義者言

專當當未有箇偏倚過不

以狀性之体段也有所謂中之道

自有箇恰好底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

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只此亦便可見來教所

伏性形道之不同者但又見得中字只是一般道理以

狀性之体段則為未發之中以此形道則為無過不及

中耳且所謂在中之義猶曰在裏面底道理云尔非以

之中字解未發之中字也愚見如此不審高明以為

說竊意明道是就人分上分別淺深而言伊

下而言若就人分上說則遠道不遠

是者聖人之不待推也若就

是推已但其所以盡所以

聖人須不待推然由

己及物對忠而言是

落善開發人伊川

一言一見便

好义

看

且就分數

與奪之際似已平

思迫窄而議論偏頗

論知言不當言釋氏欲仁

寬宏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

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

人者三說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况此序下

又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

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頌

有言豈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以愛論仁猶升高自下尚可因此附近推求庶其得之若

以斥日之尤則道近求遠一向沒交涉矣此區區所以妄

不自知其偏也至謂類聚言仁亦恐有病

就簡避迂求捷此風已盛方且日

益長其計獲欲速之心

耳然却不思所類諸

苟能深玩而力行

未必不承命然

句有過計

否

以求教於晦叔矣
疑已并論之今錄以

以言論言得性道未嘗相離此意極善但所
中者文意簡略熹所未曉更乞詳論又謂
已發之後中何嘗不在裏面此恐亦非文意蓋既言未發
時在中則是對已發時在外矣但發而中節即此在中之
理發形於外如所謂即事即物無不有箇恰好底道理是

也一不中節則在中之理雖曰天命之秉彝而此當之時

以且漂蕩淪胥而不知其所存矣但能友之則又未嘗不
程子所以謂以道言之則無時而不中以事言

中也所以又謂善觀者却於已發之際觀之

只在裏面則又似向來所說以未

發者不相涉入而已發之際常挾

又有更要子細處夫此心廓然初

發分之間須如此亦若操舍

爭善惡

集

亦無害理

推詳之

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

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

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

月甚焉近年已竟頗有此弊矣觀其答張閱中書云書

不傳第患無受之者乃東見錄中論橫渠

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

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即近以明遠於孝者之

則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

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

且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

之謂乎熹向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語只是証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

一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

其可取雖世俗庸人之言有所不廢如有可疑

如或傳以為聖賢之言亦須更加審擇自然意味平和道

足脚踏實地動有據依無寵辱自欺之患若以此為

足留意便欲以明道先生為法

其為汎濫殆

豈見識不

也且不

民不以家語為

其章句

為定耶

此有駁雜處然其間亦豈無一言

一槩如此

深恐終啟孝者好高自大之弊願明者熟察之其他

章及論費隱處後來略已脩改如來喻之意然若必

不可分說則又是向來伯恭之論体用一源

張敬夫語解

解云孝者工夫固無間斷又當時時紉繹其端緒而涵

泳之此語恐倒置若工夫已無間斷則不必更言時習時

習者乃所以為無間斷之漸也

巧言令色一段自辨欲巧以下少曲折近與陳明仲論此

說具別紙

三省者曾子之為仁恐不必如此說蓋聖門孝者莫非為

指此事而言意思却似淺狹了大抵孝者為其

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仁在是矣若先

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非於知言疑義傳中嘗論此意矣

當為傳而不習之意則文理順亦是先孝弟

一乘之國道字意恐未安

恐只是不勝已胡侍郎說得此意思好慎非獨

必如此說上蔡

此似有病

天

必可後矣恭近於禮則可厚矣因是

不失其所親亦則可尚也已熹舊說此章只如此
文意明順與上文孝弟謹信而親仁下文篤敏慎而
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在視無諂無驕正猶美玉之與砒砒此句與後面
無諂無驕然後樂與好禮可得而進焉者似相戾蓋
有定形而不可變唯王霸之異本殊歸者乃得以此
為譬耳熹又嘗論此所引詩正謂孔子以無諂無驕為未
足必至於樂與好禮而後已有似乎治骨角者既切之而
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之而復磨之蓋不離是質而治之

益精之意也如何如何

愚不知人恐未合說到明盡天理處正為取友用人而言

此辭雖比舊說已為平按尚時有貪說高遠恐怕

長更之平心放下意味當更深長也首章便如此矣

取敬夫論中庸章句

然此語誠似太快然上文說性已詳下文又

為之目則此句似亦無害或必當改則改
如何然恐不若不改之渾然也

不聞等字如此剖折誠似支離然不如此則經文所

支所謂獨三段都

却似重複

真不者

綱說結

乎隱莫顯乎

此不睹不
其文勢有

實主之異須略分別意思方竟分明無重複處耳

為改作處如何

采喻與鄙意大指不異但語有詳略遠近

所謂不必知不必行所當知所當行等句正

中字意思所謂以為不足行以為不必知不知

下、求所以知等句又是緊切關細處恐不可缺但

自竟有箇瑣碎促狹氣象不能如來教之高明簡暢

為可恨然私竊以謂不期於同而期於是而已故又未能

遂舍所安萬一將來就此或有尺寸之進此病當自去耳

大抵近年所脩諸書多類此以此未滿意欲為踈通簡易
之說又恐散漫無收拾處不知所以裁之也

張敬夫

誠竟未甚顯煥然著盡氣力只說得如此近

後一句云所謂獨者合二者而言之不睹之睹

比舊似已稍勝然終亦未為分明也更乞以

數語如何

小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

箇心外面未有一

實能把握

為釋之異

是有兩箇
為真心乎來論剖析雖

及此不審是否如何

無是行於我獨我有之按此語是

自言此一事何人能有如我者哉孔子之意蓋欲勉

伊川先生似亦是如此說默識而無厭倦何有

勉人李當如是也所以發明夫子之意而尹和靖

云孰能如孔子者哉以是勉李者云耳又所以發明伊川

之意蓋此兩項七事乃人之當然叩示之以近者故聖人

以此自居而不以為嫌如云不如止之好李之意語雖若

少揚而意實已深自抑矣呂氏之說句中添字太多恐非

本意如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兩句文義而自難說近者看似

此等處極多日前都草草懸空說過了也

再答敬夫論中庸章句

說其兩端喜說是推明程子之意未有過巧之病如來喻

云云固先儒所未及然却似過巧兼此方論中未應遽及

心又以傳纂說過了一位也

猶強貌古注云尔似已得之呂揚之說却恐不平

更思之

丁夫婦如此說固好但恐句中欠字

兼造兩端兩

功夫之意不如此泛濫

安者動也。又有率性。故其下

此說若其人錯會當更曉破耳

言行相顧為有餘不足之事恐未安此數句各是

事不可混而為一也細意玩之自可見矣此亦當

誠如尊喻此間朋友亦有疑其如此者但鄙意

山書既是子思所著首尾次序又皆分明不應中間出

數章全无次第所以區區推考如此實意其中必須各

有此意且使不盡如此亦勝如信彩逐段各自立說不相

管屬也更望細考若果未安當為疑詞以見之大率擺落

章句談說玄妙慣了心性乍見如此瑣細區別自是不奈

煩耳

與張敬夫 六月二十八日

夷齊讓國而逃諫伐而餓此一事還相關或謂先已讓

國則後來自是不合更食周粟若爾則當時自不必歸周

之事又諫不從而後去也且若前日已曾

今日更不得如此此為時中之義不知又如何凡

安幸乞垂教

合張敬夫 三月十四日

王之事以為但復唐祚而不立中宗則武

亦絕此誠至論但中宗雖不肖而當時必廢

未著人望未絕觀一 心賢之心焉

是亦未

也乃欲逆探未形之禍一曰史立宗室

校利害之私非所以順人心乘天日事亦未

成也愚慮如此然而此外又未見別有長策不知高

也以為如何若維州事則亦嘗思之矣唐馬牛李蓋皆失

之也夫不知春秋之義而輕為戎豎及其犯約攻圍魯州

君豈果致討絕其朝貢至此乃欲效其失信叛盟之

而受其叛臣則其義有所不可矣然還其地可也縛送

悉恒謀使肆其殘酷則亦過矣若論利害則僧孺固為人

言以恐文宗如致堂之所論而吐蕃卒不能因維州以為

慮患則德裕之計不行亦未足為深恨也計高明於此必

有定論幸并以見教料論正而心則正何有於我哉後來

思尹子說誠未安竊意只是不居之詞聖人之言此類甚

多不以俯就為嫌也惡知其非有也頃時亦嘗為說正如

悔叔之意後來又以為疑乃知尊兄所論今細思之却不

徒悔叔之說文意俱順法戒亦嚴不啟未流之弊也如

何

張敬夫 十二月

居如昨無足言者但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

已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疆輔因循汨沒尋復夫之

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己者皆準止酒肉

覓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

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慎獨大

欺處常求之太過措詞頗猥近日乃竟其
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
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勸慄然度日惟恐有怠
夫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竟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
讀高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
其始無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
項功夫做下稍看得文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
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
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
深長也中庸大孝章句緣此略修一過再錄上呈然竟其
間更有合刪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

方欲為之而日力未及也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
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行之可否則因之以教人為善如
嚴君平所謂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
之辭只是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
占尺斤成之也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
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六下
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以竟卦
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蓋亦合純作
所以彊通而不竟其礙者也今亦錄首篇二卦
聞之必未以為然然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
閱久之或信其不妄耳傷急不容耐之病固

以為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親當
遠不能數見為恨耳此間朋友絕少進益者

者此可大受者殊少也奈何奈何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因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

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撫窄狹不復取人

而不自知耳鄉約之書馮家有藏本日

志亦難行如所喻也然使讀者見之因前輩

所以教人善俗者而知自修之日亦庶乎其小補耳
答張敬夫集大成說

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合也言合衆理而大備為身也或曰

之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

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

事也此以樂明之也金聲之變無窮玉聲首尾如一振之

即後以玉振之猶聖人之合衆理而備於身也條理衆理

之脈絡也始窮其然而終折衷分者智也終備於身而揮

之此疑也此古知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猶射於百步之外

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此復以射明之也射之所

十雖在至之後然其必中之巧則在未發之前也

此說大意不過如此今所

止在言語氣象微細曲折之間然則來說似頗
修久費脚手無餘味矣金玉二字正是譬喻親切有功
處今却不肯說及只做始終字看了如此則孟子此一
節譬喻全在剩語矣舊見孝者所傳在臨守時說此一
段却似簡當然亦不能盡記熹舊所解又偶為人借去
不及參考得失然記得亦似太多今畧說如前竊謂似
此已是不精約使人無可玩味了若更著外來意思言
語即愈支離矣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敬夫孟子說疑義

告子篇論性數章

按此解之体不為章解句釋氣象高遠然全不略說文

義便以已意立論又或別用外字体貼而無脉絡連綴
使不曉者長轉迷惑粗曉者一向支離如此數章論性
其病尤甚蓋本文不過數語而所解者文過數倍本文
只謂之性而解中謂之太極凡此之類將使孝者不暇
求經而先坐困於吾說非先賢談經之体也且如易傳
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義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
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勿遽而繁雜也大
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孝者自求之乃為有
益耳

足以存

辭云夜氣之所息能
有幾安可得而存乎

義非謂之氣之不存也凡言存亡者皆指心

上舊 上下文可見

云仁義之心又云故其良心又云操則存舍則亡惟心之謂也

字意尤明白蓋人皆有是良心而放之矣至於日夜之所息而平旦之好惡與人相近者則其夜氣所存之良心也及其旦登之所為有梏亡之則此心又不可見若梏亡反覆而不已則雖有日夜之所息者亦至微薄而不足以存其仁義之良心矣非謂夜氣有存亡也若以氣言則此章文意首尾銜夾殊無血脉意味矣程子亦曰夜氣之所存者良知良能也意蓋如此然舊看孟子未曉此意亦只草草看過也

天體小體

此章之解意未明而說太漫蓋唯其意之未明是以其

說不得而不漫也按本之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心

之官則思此兩節方是分別小體之不可從而大體之

當從之意解云從其大體心之官也從其小體耳下文

始結之云此二者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但當先立乎其

大者則小者不能奪耳此意曰先立乎其大者一句大

為要據今所解全不會提掇著立字而只以思為主心

不立而徒思吾未見其可也於是又有君子徇理小人

徇欲之說又有思非汎而無統之說又肯事事物物皆

有所以然之說雖有心得其宰之云然乃在於動而從

多此田不明孟子之本意是以其說雖漫而愈支

年前見徐吉卿說曾問某先生為李之

云允立乎其大者是時熹說此章正如此解之支
身而誠則心與理一云云

行上有得力處

後此解語意極高然只是慧其諫之語施之於經則無發

明之助施之於已則無體驗之功竊恐當於張子之說

以二無不慊於心解之乃有落著兼樂莫大焉便是仰

下之意尤慤實有味也若只懸空說過便與

禪以異矣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解中引程子張子

按此程子張子之說自不同不可合為一說程子云所

過者化是身所經歷處所存者神所存主處便神是信

經過處人皆化之而心所存主處便有鼓舞夔夔動之意

不待其居之久而後見其効也經歷及使字尤見其意

又引緩來動和及易傳今以孟子上下文意求之恐當

從程子是張子說雖精微然恐非本文之意也

言子不謂命也

此一章前一節文意分明然其指意似亦止為不得其

者而發後一節古今說者未有定論今讀此解說智

之於賢者聖人之於天道兩句極為有功但上三句却

未穩蓋但云出於自然則只似言性而非所以語命

矣頃見陳傳良作此論意正如此方以為疑不知其出

於此豈嘗以是告之耶竊謂此三句只合依程子說

薄亦與下兩句相通蓋聖與賢則其稟之厚
字所自以為稟之薄而不及者也然則此一節亦
為稟之薄者而發

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

篇詳所解熹舊說亦然自今觀之恐過高而非本意也
益此六位為六等人尔今為是說則所謂善者乃指其
理而非目其人之言矣與後五位文意不同又舊說信
為自信之意今按此六位皆它人指而名之之舜然則
亦不得為自信之信矣近看此兩句意思似稍穩當蓋
善者人之所同欲惡者人之所同惡人之為人有可欲
而無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然此特天資之善耳不知

善之為善則守之不固有時而失之惟知其所以為善

而固守之然後能實有諸已而不失乃可謂之信人也

張子曰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正是此意
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此說信字未是後別有說

書所示孟子數義皆善但條理字恐不必如此說蓋此

字不能該得許多意思也始條理終條理猶曰智之事

事云尔條理字不須深說但金玉二字却須就始終

說得有來歷乃佳耳易之說固知未合亦嘗拜稟姑

以俟徐考矣大抵平日說得習熟乍聞此說自是信

但虛心而微玩之久當釋然耳若稍作意之張求索

為舊說所蔽矣此書近亦未暇卒業却看得周禮儀禮

過注疏見成却竟不其言

也亦嘗為人作得數篇記

隨事頗有發明卒志

焉得俟送碑人回附呈求教

氣未加每加鐫治竟不能悛中間嘗竟求理太多而
少之功少故日常匆迫而不暇於省察遂欲盡罷生面
入且讀舊所習熟者而加涵養之力竟復汨沒又不能
大抵氣質動擾處多難收斂也且如近讀一禮亦是無
生語也蘄州文字亦嘗見之初意其說止是不喜人關

溺於佛者既而考之其間大有包藏遂為出

只欲俟伯諫歸而示之未欲廣其書也近

知向字而恠妄之說亦復蠢起其立志不高

徹者皆為所引取甚可慮也間嘗與佛者語既其

說亦成數篇後便并附呈次昨夕因看大孝舊說見人之

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字恐於下文意思不屬

處此辟字只合讀作僻字蓋此言常人於其好惡之私常

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公而施於家者又

溺於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而不能整齊也如此

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

字卒章有辟則為天下傑辟字亦讀為僻足以相明但

敬兩字初尚疑之細看只為人所懾懾如見季子位高

多之比云尔此說尤生不知尊意以為如何然此非索

獲之偶讀而意思及此耳近年靜中看得文義似此處

多但不敢一向尋求而於受用得力處則亦未有意思

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

時習之

子曰時復紉繹

本文作思繹今此所引李者之於義

理當時紉繹其端緒而涵泳之也

蓋第一時習之此是論

雖有虛實輕重之不詳而說者尤不可有以有所畧也李之

為言效也而以已有所未求其能之謂也而承上起

有所未效也而效夫能者以知而求其能之謂也而承上起

下之辭也時者無時而不也習者重復溫習也之

指其習其所知之理無以能其事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

知其習其所知之理無以能其事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

不其習其所知之理無以能其事也言人既學矣而又時

成其習之之功矣聖言雖約而其指意曲折深密而無

若爾之有絲既紉繹出來又從而涵泳之也語意煩擾

徒便乎者習中擾擾拈一放一將有擾苗助長之患

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弟而始為仁之道生而不窮

按有子之意程子之

弟者本也愛人利物莫非為仁之道但事親從

弟立而為仁之道生也今其愛雖有差等而其心無

不溥矣則一事者是也故程子於此但言孝弟行於家

而後仁愛及於物乃著實指事下言其言雖近而指則

遠也今以心無不溥形容所包須審然恐非本旨殊亮

意味之
言今色

若夫君子之脩身謹於言語容貌之間乃所以體當在
之實事是求仁之要也此意甚善但恐須先設疑問

發端而遷言之則於經無所當而反亂其本意矣如
傳中發明經外之意亦必設為問答以起之蓋須如
此方有節文來歷且與上文辭經正意相
離而其抑揚反覆之間尤見得義理分明耳

為人謀而不忠

處於已者不盡也
未安字

道千乘之國

信於已也未安字自使民以時之外此句無所當

交友不如已者

不但取其如已者又當友其勝已者經但言交友不如
已者以見友必勝
己之意今乃以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詳中此類甚多恐
言造意又似欲高出於聖言之上者詳中此類甚多恐

非小
病也

真終追遠

慎非獨不忘之謂誠信以終之也追非獨不忽之謂久

而篤之也其以慎為不忘追為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
而篤之也其以慎為不忘追為不忽若舊有此說則當引

當矣且下文兩句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
遠自是

所解亦未的當凡事如是所以養德者厚矣遠自是

大厚而民化之矣今下二養字則是以為此者乃是

也當於語於經無也當於語於經無

在觀其志

志欲為之而有不得行則孝子之所以致其深愛者可

知此章舊有兩說一說以為為人子者父之行而則能觀其

又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則可見其孝矣一說則以為欲

觀其志之邪正若父沒之後身任承家嗣事之責則當觀

其行事之得失若其志與行皆合於理而三年之責則當

當從前說文勢為順則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

非不應未句便以可謂孝矣結之也今詳此解蓋用後

舊說之意矣在而志以不得行可以見其深愛則又非先儒

如何便見得獨為志欲為之而不得行又何以見夫致

其深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志哀而不暇它之問也又

曰三年無改者言其常也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也句

之義惟尹氏所謂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者最為慈實而

游氏所謂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者斟酌事理尤得其

當此解所云志哀而不暇它之問者蓋出謝氏之說其

意非不甚美然恐立說過高而無可行之實也蓋事之

是非可否日接於耳目有不容不問者君子居喪哀戚

雖其然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者君子病之則

亦不應如是之迷昧也所謂可以改而可以未改者則

出於清氏之說然又失其本指蓋彼曰在所當改則迫

於理而不得不然之辭也今曰可以改則意所欲而冀

其或可之辭也二者之間其意味之厚薄相去遠矣又

此經所言亦為人父之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通上

近於義

謂貌恭又曰恭而過於實適所以招恥辱謂之不近禮

過卑則可謂之貌恭而過實則失之言而不可復則

且貌恭而過實亦非所以取恥辱也言而不可復則

不可行將至於失其信矣或欲守其不可復之言則逆

而反害於信矣此數句似不分明恐未盡所欲言

之信於人而不度於義者復之則害於義不復則害於

也必度其近於義而後出焉則凡其所言者後
无不可復之患矣恐須如此說破方分明也

有道而正焉

異世而求之書

本文未有此意恐不須過說或必欲言
之則別為一節而設問以起之可也

樂富而好禮

延於善道有日新之功其意味盖无窮矣此語不實

二百

其言皆出於惻怛之公心非有它也

惻怛與公心字不
相屬非有它也乃

無於有它而解之之辭然亦淺矣詩發於人情似无有
它之嫌若有所嫌亦須指言何事不可但以有情似无有
也藥之

無遺

生事之以禮以敬養也死葬之以禮必誠必信也祭之

以禮致敬而忠也

專言敬則愛不足專言誠信則忠亦
不足是以盡祭禮大率聖人此言至約而所包極廣

條幸悉數猶恐不盡况欲率然以一言該之乎

十世可知

若夫自嬴秦氏廢先王之道而一出於私意之所為有

王者作其於繼承之際非損益之可言直盡因革之宜

而已

此節立意甚偏而氣象偏迫流聖人公平正以大
而巳隨事順理之意且如此說則是聖人之言不足大

通古今之變其所謂百世可知者未及再世而已不
大嘗究此章之指惟古注馬氏得之何晏雖取其說而

亂人已意以故後來諸家祖習其言展轉其說失之
愈遠至近世吳才老胡致堂始得其說最為精當吳說
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詳願試一
觀或有取焉大抵此二家說其好處亦多不可以其
後出而忽之也

其鬼而祭之諂也

元其鬼神是徒為諂而已聖人之意罪其祭非其鬼之徒為諂也諂自惡德豈論其有鬼无鬼徒与不徒也哉

武

人之心初无二致揖遜征伐時焉而已此理固然但此處辨美善

此字而為此說似以舜武心皆盡美而武王之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善與善則美字反重而善字反輕為不倫耳蓋美者善與之盛以其致治之功而言也善者致美之實以其德與手而言也然以德而言則性之反之雖有不同而則一以事而言則指遜征伐雖有不同而各當其可則聖人之心亦未嘗不同也

仁者能好入惡人

仁者為能克己

此語似倒恐當正之

無終食之間違仁

無終食之間違仁是心无時而不存也造次顛沛必於

是主一之功也

此二句指意不明語脉不貫初竊疑且重復既而思之恐以上句為成德之事下句為用功之目若果如此則當改下句云所以存其心也乃与上文相應庶幾者之易曉然恐終非聖人之本意也

無適無莫

或曰異端无適无莫而不知義之与比失之矣夫異端

之所以不知義者正以其有適有莫也異端有適有莫蓋出於程子之言然幾其无適莫而不知義亦謝氏之說言难不同而各有所指未可遽以此而非彼也若論先後則正以其初无適莫而不知義故徇其私意以為可否而反為有適有莫既有適莫故遂不復求義之所在而卒陷於一

偏之說也

未為可知

若曰使已有可知之實則人將知之是亦患莫已知而

已豈君子之心哉此說而當若曰所謂求為可知者亦
行以深聞於人也則可矣

以貫之

道无不該也有隱顯内外本末之致焉若无隱顯内外

本末之致則所謂一貫者亦何所施哉此意甚善然其

論反覆之餘者今發之无端則无所當而反為煩雜若

曰聖人之心於天下事物之理无所不該雖有内外本

欲訥於言

言欲訥者畏天命行欲敏者恭天職言行自當如此不

也且言行之分亦未穩當行之欲敏獨非畏天命耶

晝寢

知抑精矣抑字恐誤

臧文仲

世方以小慧為知小慧似非所

擊文子

非誠其思此語未善

淵季路侍

為吾之所當為而已則其於勞也奚施施勞舊說皆以

之施勞者勞辱之事今如此說語不分明子細推尋似

亦以抑為誇張之意勞為切勞之勞其意雖亦可通但

其勝文則野

失而為府史之史寧若為野人之野此用楊氏古其

然彼亦以為必不得已而有所偏勝則寧若此乎今詳
乃先言此而又言焉操就中之說則既曰寧若此乎
野矣又何必更說脩飾而進其文乎文理錯雜前後
自使讀者不知所所以用力之方恐當移此於矯習中
之後則庶乎言
有序而不悖也

之生也直

罔則昧其性是冥行而已矣此說似好然承上文直字

罔

中人以下

不驟而語之以上是亦所以教之也孟子言不屑之教

為不屑之教誨已絕之而不復教誨而已矣所謂亦者非
者亦不為不至故曰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所謂亦者非
其正意之辭也若孔子所言中人以下未可語之上而不
驟語之以性與天道之極致但就其地位告之以切而
著實之事乃是教之道正合如此非若不屑之教誨之
不告語而但棄絕以警之也今日是亦教誨之也

教人者不問其人品之高下必盡告以性與天道之極
致然後始可謂之教誨才不如是便與絕而無教者
異此極善理非聖門教人之法也且著此一句非徒有
害上文之意蓋待下文意思亦成躡等氣象不佳試思
之若但改云不驟而語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
其切問近思而自得之也則上下文意接續貫通而氣
象无病矣此所撰集
注已依此文寫入矣

敬鬼神而遠之

遠而不敬是誣而已誣字

知仁動靜

知之體動而靜在其中仁之體靜而動在其中此義甚

子太極之遺意亦已寫入集注諸說之後矣但在此處
讀之竟得有意治之病略加曲折別作一節意思發明
不佳大抵此辨之病在
於太急迫而少和緩耳

子見南子

過衛國必見寡小君孔子居衛最久不可但言過衛見小君者禮之當然非特衛國如此也夫子聽衛國之政必自衛君之身始此理固然少曲折只

如此說則亦粗暴而可畏矣試更思之若何

博施濟眾

不當以

不當以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也仁之道不當如此求也但言不當而

先言仁者而後以仁之方結之立人達

述而不作

聖人所以自居者平易如此平易二字老彭孔子事同

而情性功用則異孔子賢於堯舜非老彭之所及人皆知自不須說但其言遠不居而反自比焉且其辭氣極於遜讓而又出於誠矣如此其

默而識之

默識非言意之所可及蓋森然於不睹不聞之中也又

云世之言默識者類皆想象億度驚懼恍惚不知聖門

實事貴於履踐隱微之際非真實默識只是不假論辨而曉此事理如

侯子辨物老之說足已蓋此乃聖人之謙辭未遽說到如此深遂處也且此說雖白履踐言之然其辭氣則與所謂驚懼恍惚者亦无以相遠矣

子之燕居

聖人声氣容色之所形如影之隨形声氣容色不離於形同是一物影之

於形雖曰相隨然却是二物以此况彼欲密而反疏矣
且衆人声氣容色之所形亦其有於中而見於外者豈
獨聖人
為然哉

志於道

藝者所以養吾德性而已上四句詳釋不甚親切而此
事理之當然莫不各有自然之則焉曰游於藝者特欲
其隨事應物各不悖於其理而已不悖於理則吾之
性固得其養然初非期於吾是也此說以自廣自
原於不脣卑近之意故取於游藝而為此句便見得
又按張子曰藝者日為之分義也詳味此句後游之也
藝是合有之物非必為其可以養德性而後游之也

自行束脩以上

辭氣容色之間何莫非誨也固不保其往耳誨字之意
辭氣容色之間亦未有不保其往之意也蓋吾无隱乎
尔乃為二三子以為有隱而發不保其往乃為門人疑
於互御意子而發皆非平日之常言不應於此无物而
及之也若以礼來者不以一言言之而必俟其自得於

辭氣容色之間又先萌不保其生之意則非聖人物來
順應之心矣此一章之中而說過兩節意思尤竟氣迫
短而家

憤悱

憤則見於辭氣悱則見於顏色此兩字與先儒說正
相此兩字與先儒說正

子謂顏淵

其用也豈有意於行之其舍也豈有意於誠之無意必
然亦一無私意斯必之心耳若其發時及物之則雖非其
所舍豈可謂無意於行之哉至於舍之而藏則雖非其
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行則亦過矣若果如此則佛
孔顏之心漠然無意於應物推而後行曳而後住如佛
老之為也聖人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於此不可不察也
程子於此但言用舍無與於已行誠安於所遇者也詳
味其言中一微密不為矯激過高之說而語意卓然自
不可及其所由來者遠矣程子又云樂行憂違憂与樂
皆道也非已之私也

與此相似亦可玩味

行三軍則誰與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古之人所以成天下之事而不失

也豈獨可行三軍而已哉惟好謀臨事而成本為行

之尤見精密蓋聖人之言雖曰無所不通而即事即物

所河終自乾乾節

子所雅言

性與天道亦豈外是而它得哉固是如此然未須說

子不語

語亂則損志損志二字未安

弋不射宿

不忍棄危棄危二字未安

者則不孫

聖人斯言非勉學者為儉而已聖人深惡奢之為害而

就孝者之為儉其意切矣今為此說又是求高於

聖人而不知其言之過心之病也公謂揚子作玄本

論語一然考其實則幾欲與論語競矣鄙意於此深所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

形骸且不可傷則其天性可得而傷乎此亦過高之說

也且當一明本文之意使孝者深惠保其一之不一

而盡心焉是則曾子所為丁寧之意也且天性亦豈有

孟敬子問之

將死而言善人之性則然此語太略不可動容貌者

動以禮也正顏色者正而不妄也出詞氣者言有物也
動容貌則暴慢之事可遠正顏色則以實而近信出詞
氣則鄙倍之意可遠此說蓋出於謝氏以文意求之病
蓋此文意但謂君子之所貴乎道者有此三事動容貌
而必中禮也正顏色而非色莊也出詞氣而能如此若其不然則
蓋必平日莊敬誠實涵養有素方能如此而不能近信矣出詞
動容貌而不能遠鄙倍矣文勢如此輕為順便文其用功在
於平日積累深厚而其效驗乃見於此意來尤深長
明道尹氏說蓋如此惟謝氏之說以動與否未可知但云
而此解宗之夫經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
正則其妄與不妄未可見但云動則其以禮與否未可知但云
有以驗也蓋夫子嘗言非禮勿動則動容固無非禮者
矣今但正色固有不實者宅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遷
行遲則正色固有其言不實者宅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遷
可近乎又曰出其言不善則出言固有不善者矣今但
曰出則鄙倍如何而其言不實者宅今但曰正則信如何而遷
合且其用力至淺而責效過深正恐未
免於浮躁淺迫之病非聖賢之本指也

弘毅

弘由充擴而成此句以

民可使由之

使自得之此亦但謂使之由之

蕩之乎民无能名焉

无所不該而其用則密只廣大便准名不

禹吾无间然矣

皆所以成其性耳禹之所行皆理之所當然固是本出

其能成吾性

復萌此顏子不貳過之事非所以語孔子蓋此
絕字猶曰无耳然必言絕而不言无者見

其无之甚也

顏淵喟然歎曰

約我以禮謂使之宅至理於隱微之際侯氏曰博文致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克已養禮也其說最善此必曰如者言其始見之端的

未見好德

衆人物其性此語未安蓋性非人所能物衆人但不

語之而不惰

不惰謂不惰其言也夫子之言昭然發見於顏子日用

之中此之謂不惰惰字乃怠惰之義如所解乃墜墜之

也且其為說又取禪家語墜之意鄙意於此尤所不安也

衣敝緼袍

不伎不求之外必有事焉此語不可曉

可為共事

或者指權為反經合道驚世難能之事世俗所謂難者乃隨俗皆非倫

安苟得如公羊祭仲弓之類耳正不謂驚世難能之事也

唐棣之華

唐棣之詩周公誅管蔡之事論語及詩召南作唐棣小

雅常字亦无唐音尔雅又云唐棣之常棣矣且今小雅

棣字是兩物而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且今小雅

常棣之詩章句照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尔論

語此下別為一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為思賢之詩則未必然耳或說此為孔子所刪小雅詩中之一章亦无所考且以文意參之今詩之中當為第幾章

食饘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豪加於此哉此句不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食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

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立文理切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頃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亦有樂乎此也至故行有不捨焉也

此論甚高然反復玩之

尾自相後大之辭勝而熱實淵深之時少且其間文意首

以見夫无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

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之樂雖同而所樂之言之

非有可樂之說也然則曾子之樂雖同而所樂之言之

不可不察也蓋筆點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

之而陋巷之外也故孝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

求之則有沒田而不可得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

也若夫曾子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

其見道分明无所系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志

之意莫不霽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孝者欲求曾子

之曾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有沒田而不可得者

食饘而餲

聖人所欲不存豈有一豪加於此哉此句不曉

出三日不食之矣

或出三日則寧不食焉

按經文此句乃解上文祭肉不食之意言所以三日之中則人將不食而厭棄之非所以敬神惠也

不可則止

有不合於正理則從而止之

按經文意不可則止但謂不合則去耳前篇論朋友處不可則止文意正同今為此說穿鑿費力而不成立文理切所未安且兩句文同不應指意頃異如此也

點爾何如

曾子亦有樂乎此也至故行有不捨焉也

此論甚高然反復玩之

尾自相後大之辭勝而熱實淵深之時少且其間文意首

以見夫无不得其樂之意耳只此一句便自有兩重

痛夫謂曾子非有樂乎此之樂雖同而所樂之言之

非有可樂之說也然則曾子之樂雖同而所樂之言之

不可不察也蓋筆點陋巷實非可樂之事顏子不幸遭

之而陋巷之外也故孝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

求之則有沒田而不可得者欲求顏子之樂而即其事以

也若夫曾子言志乃其中心之所願而可樂之事也蓋

其見道分明无所系累從容和樂欲與萬物各得其志

之意莫不霽然見於詞氣之間明道所謂與聖人之志

同便是堯舜氣象者正指此而言之也孝者欲求曾子

之曾懷氣象而舍此以求之則亦有沒田而不可得者

所謂无不得其樂者固以人而不及之矣而其下文乃以天聖自其所以理而言即柳以人之言而理則曾哲之心未得其所以理而言即柳以人之言而理則曾哲之心文得其所樂之云似不相應以人之言而理則曾哲之心危恐迫傾側動搖亦已甚矣又何以得其所樂而為天理之自然耶其以為叙秩命討天則所存堯舜所以為而治者則求諸曾哲之言殊未見此曲折且此既許以為聖人之事矣又以為聖門實存存養之事而己而凡以為孝者之事也若曰姑以聖門實存存養之事而己而凡為行有所不為也若曰姑以聖門實存存養之事而己而此數節殊不相應若熹之所不能曉者竊惟此章之旨惟明道先生發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為之意而不明其對時育物之心至引列子御風之事為之比則其雜於老莊之見而不近聖賢氣象尤顯然矣凡此說中諸可疑處恐皆原於此說竊謂高明更當留意必如橫渠先生所謂濯去舊見以來新意者庶有以得聖賢之本心耳論語中大節目以此者不過數章不可草草如此說過也

克己復禮

斯言自始孝至成德皆當從事至無所見夫克矣

思以亦因向來以克己為後段事故有此反復之論今但如此說之无端恐亦須設問答以起之

子帥以正

其有不率者則明法勅罰以示之亦所以教也

理固如此但此處未應遽如此說奪却本文正意且易曰明罰勅法此倒其文不知別有意否

直躬

世之徇名而不究其實者至幾何其不若是哉

此不知者謂何持事文意殊不明也

為命

雖然至言外之意也

又也

以其有人之道也

古注云猶詩所謂伊人此說當矣莊子曰之入也物莫之傷亦占此同君

曰有人之道極言之則太重管仲不也
當淺言之則太輕又非所以語管仲也

孟公綽

趙魏老在當時號為家事治者此句不可曉
恐傳本有誤

止謫

程子曰云云此解恐當用致堂說
見伯恭說亦如此

古之孝者為已

所以成物特成已之推而已按此為人非成物之謂伊
川以求知於人解之意可
見矣若孝而先以成物為心固失其序然猶非私於
者恐亦非當時孝者所及也呂固與叔庸中亦如此

解

不逆詐

孔注文義為順按孔注文義極不順惟揚氏說得之
者反語之詞如云求之與抑與之與

匪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
次矣皆略反上文之意也

微生畝

包法川為陋此解是未安

諒陰

大君勅五典以治天下而廢三年之達喪經文未有此
意短喪自是

後世之失若欲發羽當別立論而推
以及之不可只如此說死未歷也

脩己以敬

敬有淺深敬之道盡則脩己之道亦盡而安人安百姓

皆在其中此意甚善但敬有淺深一句在此於上下文
無所當反使人疑脩己是敬之淺者安百

姓是敬之深者今但去此四字及
下文一亦字則意義更揚自无病矣

壤

幼而孫弟至見其般之所自也此意今以為

一以貫之此亦子貢初年事

所謂約我以禮者與此說以見顏此亦子貢初年事

子張問行夫子之言其常理

人雖不見知而在已者未嘗不行也人雖不知別是一

信篤敬之理也此謂言則可耳參前倚衡使之存乎忠

責之於言行之實而徒曰有其實理而不舍亦何益哉

猶有卷而懷之之意未及潛龍之德見如此恐不須

志士仁人仁者人之所以生也苟勸其所以生者則其生也亦何

為哉志士仁人所以不忍就彼以害此且非為惡其所以

生者而後身以成仁也所謂成仁者亦但以此其所以

常有一種意思不以欲全其忠孝為生者而後為之也此解中

以心之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忠孝為生者而後為之也此解中

本心之畏天命謹天職欲全其忠孝為生者而後為之也此解中

誠使真能舍生取義亦出於計較之私而無後為之也此解中

我意矣大率全所若彼是心以善則已不妄恬况自言此解中

豈不益可哉取各事正類此爾此解中

鄭聲遠佞人此解中

非聖人必待戒乎此也於此設戒是乃聖人之道也此解中

聖人立法垂世之言似不必如此然禹以丹朱戒舜其以子適汝弼責其且便於聖人必非乎此亦何言乎此蓋尊聖人之輕淺迫狹无寬博渾厚意味也知氣象却以

言終身行之

行恕則忠可得而存矣此句未安當云誠能行

誰毀誰譽

毀者指其過譽者揚其美此說未及愚謂毀者惡未至此而譽物之也非此語誰毀誰譽謂吾於人无毀譽之意也

其已然之善惡而已誰毀誰譽謂吾於人无毀譽之意也聖人之心仁恕公平实无有所譽必有其所試因其

有是实而称之此亦未及又曰可毀可譽在而不知其符至是矣蓋聖人善人之速也又曰可毀可譽在惡人之緩而於其速也亦无所苟焉

彼又曰不云有所毀聖人樂與人為善也必有新試而

後譽則其於毀亦可知矣若如此說則是聖人固嘗用有毀以取忠厚之名也而可乎毀或壞也如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

天子亦豈敢以為已所可專而加私意於其間哉亦曰

奉天理而已子張問行章

三愆

言而當其可非養之有素不能也聖人此言只是戒人

未說到此言及之而不言當言之理不發也此語甚在

有素所牽而發耳然若如此則自見不到有隱於人矣

而知之

其至雖一而其氣象規模終有不同者此却當刪去

於解經之意亦

未有所

謂伯魚

為者躬行其實也

按諸先生多如此說意極親切但尋文義恐不然耳為只是誦讀講貫

忘得之

所為患得者計利自便之心也

君子有惡

以子貢之有問之抑可知矣

夫子之問未見惡人之疑子貢之對亦未見檢身之意

三仁

皆稱為仁以其不失其性而已

荷篠

植杖而芸亦不迫矣止子路宿則其為人蓋有餘裕又

曰行以避焉隘可知也

不施其親

引尹氏說尹氏固佳然不知施字作如何解若如謝氏亦引無失其親為解然却訓施為施振之

施則誤矣此等處須說破令明白也陸德明釋文本作弛字音詩紙反是唐初本猶不作施字也呂与叔亦讀

此蓋隔合耳今當從此音讀

士見危致命

揚氏曰云云似不必如此分別

君子學以致其道

致者極其致也恐當云致者自未令 言之非用力以

致之則不能道固決其有言則然此意但謂有諸躬其所至耳不為有諸躬者發也

大德小德

小德節目也此章義甚佳但此二字以未其當

子夏之門人小子

君子之道孰為當先而可傳詳本至循其序而用力耳文之

意下謂君子之道本末一致豈有以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分而以為後而倦教者但學者地位高下不同如草木之分而大自有區別故其為教不得不殊耳初無大焉可誣也生意皆足本末雖殊而道無不存之意也焉可誣也年得之有始有卒尹氏得之此章文義如此而已但近義故失其指歸然考之程書明道嘗言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近者小者而後教以遠者大者非是然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此解最為得之

子莊子

孟莊子所以不改性其善雖未盡善而亦不至於悖理

害事之甚與莊子乃獻子之子獻子賢大夫其臣必賢

終身不改故夫子以為難蓋善之也

仲尼焉學

萬物盈於天地之間莫非文武之道初無存亡增損

說者多用此意初若新奇可喜然既曰萬物盈於天地之間則其為道也非文武所能專矣既曰初無存亡增損則未墜於地之云又無所當矣且若如此則天地之間可以目擊而心會又何待於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一季之然後得耶竊詳文意所謂文武之道但謂周家之制度也然後得孔子之時猶有存者故云未墜也夫世近此讀若平心退步反復於句

無不得其所者也其所辨不知其死皆天下之人
其生皆不知其死皆天下之人
得邦家時其效如此范氏所謂生則天下歌誦死則如
喪考妣考是也

謹權量

此亦帝王為治之要

此篇多闕文當各考其本文所出

章蓋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院為
中食齊祭即武成所謂及
戰五教惟食喪祭者也

朱子大全卷之三十一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朱子' and '大全']

